

勤学思考笔辨

胡鸿延教育情怀作品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勤学思考笔耕

胡鸿延教育情怀作品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勤学思考笔耕：胡鸿延教育情怀作品集 / 胡鸿延著。
— 贵阳 :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56—1009—3

I. ①勤… II. ①胡… III. ①教育—随笔—中国—文
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0956 号

勤学思考笔耕：胡鸿延教育情怀作品集

胡鸿延 著

责任编辑 胡海琳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0851—82263049 邮编:550081)

印 刷 贵阳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15.5 印张 24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1009—3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电话: 0851—6761331 邮编 550018



勤学思考笔耕

胡鸿延教育情怀作品集

目 录

第一章 回忆录 勤学魂	1
前 言	3
勤学魂	4
余 波	49
第二章 书画作品选	59
第三章 艺术鉴赏及思考	127
书法	129
绘画	134
音乐艺术	138
听觉艺术	141
音乐存在的方式——时间的艺术	142
歌唱艺术——声乐艺术	143
戏剧的艺术特征	147
电影的艺术特征	156
简谈文学的教育作用	161
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64

诸葛亮的成功之道	166
关于戏剧教育的思考	167
关于戏剧与教育的通话（2015年2月20日）	171
第四章 诗歌格言选	173
诗 歌（162首）	175
格 言（45则）	242

第一
章

回忆录
勤学魂

大
事
记

前 言

一

21世纪以来，院校星罗棋布，求学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基础教育、技能、职业培训、补习、高考等形式多样，求学相当有利，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生员和在校生、自修人员都珍惜这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的求学环境呢？不，放松学习、热衷玩乐、敷衍塞责的并不少，成绩达不到基本要求的也不少，是否辜负了良辰美景、繁荣气氛呢？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记述了一个名叫莫绍荣的高考落选生，在不利的环境中仍坚持学习，最后和他一起学习的几名同学，只有他和我坚持到底，并互相鼓励，让勤学成为终生习惯，直到他41岁因病早逝，而他的后代继续勤学，在学校里得到安定环境，取得成绩，最终实现父亲的理想的故事，其事其情感人至深。我希望他的好学精神、认真态度，能成为鼓励后人的力量，使后人珍惜良好的学习条件认真学习，做“为中华崛起”勤学的人。

二

由于是回忆录，必须符合事实，故不作任何虚构，但少数地方，事情是真，却运用了一些文学技法，如心理描写、客观抒情之类，也有少许引申，并不影响纪实。

勤学魂

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莫绍荣已经去世31年了，生前为学生、落选生、工人，兼任过教师、领唱人员。从同学时代起至41岁因病去世，他终生刻苦勤奋好学，乐于帮助别人勤学，令我钦佩。31年后，我已经70岁，仍忘不了旧事，写出这纪实回忆录，望能对比，激励后人勤学，扭转某些有良好条件却厌学贪玩、虚度时光的人能珍惜光阴，为祖国，也为自己读书、勤学、成才。

最早应从我16岁那年的9月1日说起，那时，我升入高中，分配到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与莫绍荣等同班，后多年一直是勤学的朋友。

当时的附中，还没有校舍，师院借给一栋教学楼，另外还拨给一片苞谷地——几千平方米作为操场，从学院大门外出去，过公路即是。中间被一条小路隔开，旁边还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河一直通到贯城河。入校后，学校首先安排全院师生劳动，整整半个月，全天开垦、平整操场（当年的开垦地，现在成为师大附中的操场）。面对设备不全的新学校，我们毫无怨言，全都振作精神，投入劳动。上午八点开始，中午休息，下午继续，约五点半收场。收场时，团支书就召集大家简要总结当天劳动中的同学表现，一般都比较满意。劳动中，我们都振作精神，意气风发，想象着我们将在这里进入一个人生的重要阶段，青春期已经张开翅膀在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珍惜岁月好好学习，打牢基础，不负学校、家长的期盼。有的同学设想高中毕业后每天工作，有的设想着今后还要考读大学深造，思想上总是以英模人物为方向、为鼓励，十分高昂，想要学保尔·柯察金那样做人，学英模人物、世界冠军那样为国争光。因而，面对困难，毫无畏惧。但当时因为条件艰苦，入校时粮食供应比较紧张，整天劳动，觉得饥饿也不叫苦，硬是把苞谷地基本上整成了平地。两周完工后，进入紧张学习。

绍荣同学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么一件事，新校园的英语教师，是外语系的一个讲师，他不知道我们的起点水准，来到教室请了几个同学到办公室去了解情况，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当时还陌生的同学。他约有30%的头发斑白，即少年白，长相一般，面色老成，个子约1.6米，看上去结实。他语言从容，语音响亮，穿粗布深色衣裤，曾听同学说过他是五中初中毕业分来，擅长乐器。这下，老师拿了几种英语课本，让我们选择，绍荣选出来后先朗读，我

听来觉得发音比较准确，陌生词句不多，节奏也相当自然，暗自称赞。轮到我朗读时，自己也觉得勉强。完毕后，老师说我“走音太大”。（多年后，我在云南大学时才知道我在初中接受的属美式英语，绍荣他们学的是英式英语，二者有一定的区别）。老师根据绍荣的意见，选择了课本授课，并安排他任英语课代表。在学习中我发现他比一般学生用功，还敢学较深的课本，似乎还有预习习惯。至今，50多年前他催促同学交英语作业的神态、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着。

进校几个月后，因为条件越发艰苦，不少教师都得了浮肿病，站上讲台，虚肿的面部就很显著，但老师们还是坚持上课。一贯蹦蹦跳跳的同学，也感到体力脑力不足。首先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做作业缺乏兴趣及持久性，最后上课时教室里经常缺少学生，有人早早地就跑到食堂去等待菜饭，因为早些去的，菜汤上多少有一些植物油飘着，容易多沾一点油水，大家也不便责备。另外，我们大多离校较远，一般要徒步一两公里才能到家，也觉得乏力，早走早轻松。半期之后，学习情绪越来越低落。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期末考试，附中停办，全部转读，因此，我们整个班组转到了贵阳八中。

转读八中的第一学期，同学们的学习情绪仍然很低沉，但又过半年后，生活条件慢慢好转，随之，人心安定起来，我们的学习情绪也高昂起来，成绩也渐渐提高，有的学生有显著进步。学校里有几个成绩突出的学生，也受了市里表彰，大家闲谈之中，都作为话题传开，反过来又激发更多的学生投入紧张学习其中。绍荣有音乐爱好，但对其他学科也很认真，成绩也是上等。他不像某些有爱好、有特长的学生那样沉溺于某一方面，却严重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从青年时求学期间，我们已看到他把求学当作一种生活乐趣，并喜欢帮助别人学习，还养成了一种好客、开朗、健谈习惯。多年后，绍荣帮助、指导过的许多求学青少年、落选生，都取得了突出成效，传为美谈。而在改革开放后，那时他已经离40岁不远，工作、家务、患病之中，还新解了数学1000多题，物理700多题，向我求得十年制《中学古文选》一厚本勤恳学习，并总结学习经验和方法，无偿传授给青少年、成年人。

在八中那几年，就是上学放学，没有什么旅游、会演，文娱活动也少，但毕业、庆祝之类的活动还是有一些的，特长生可以在那方面发挥一下特长。那时节日总有学生自办的壁报、墙报，学生的巧手可以画点、写点，我是写诗、写短文的常客之一，还能引起同学们的赏识。

节目表演之中，绍荣少不了唱几首民歌或拉奏一曲，我们都听得开心，回想起来，他有影响我涉足些音乐、唱歌的作用，我有影响他读读《红楼梦》、唐诗的作用。

求学期间，功课繁忙，我们来往不多，直到高中毕业后，几个落选生才常常聚在一起，我们才相互了解，尤其是常在一起的同学有我、绍荣、陈某、彭某、医学校的医生张某、工人黄某。女同学只有个别偶然来往。

毕业后的两年多时间，绍荣没有正式工作，经济主要是靠舅父接济。多年后，他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到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孤苦伶仃在社会中间东奔西跑做苦工，给别人挑水送礼、挖土方、拉过板车、工艺杂流……生活想把我吞掉”。说的是事实，而我却没有去找工作，因我的家庭平稳，且有肠胃病，故得以在家里读书、寻医。（但我的病一直不见起色，我被迫寻找自救方法，读医书、学医术、找医生请教指点，果然“上天不负苦心人”的老话显灵，我找到了一些方法减轻病征，虽然总不能根除，却一次又一次熬过疾病带来的艰辛。直到60多岁时，随着医学研究的进步，我才确证，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斗争的不仅是胃下垂、肠胃炎、风湿之类，而是很严重的“厌食症”，而我那种把老虎当豺狗对打的斗争，简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惊险故事，我竟然没有被吞掉！学医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后来更长的日子，我阅读了许多医药学、营养学、护理学等的书，病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比较稳定，保障了我完成学业，立稳工作、创业。此后我一直艰辛的保健、控制，活到现在70余岁了，然而，我为养病，也舍弃了人生应该经历的婚姻、养育子女等大事，实在是疾病所迫，也不愿拖累别人）

在那几年，绍荣做过一些杂务，补贴经济困难之外，还能够保证有较充分的时间用来提高音乐素质，他也认识一些艺校学生，时不时还在一起谈谈音乐问题——这是由于他在高中毕业时为举行离校晚会准备节目，得学校介绍与艺校联系，艺校同意由几个学生帮助练习节目得以相识的。毕业晚会比平时的晚会认真得多，试想一下，数年来长相聚的同龄人，面临一场不知去向的大分离，抬头，风云迷茫、低头，道路交叉；前盼，陌生将代替熟悉，回顾，来往将化为雾散。无限的思绪，无限的猜测都会绕着梦境回环，那么，晚会就是一次感情大汇聚并且大旋转的时刻，谁不希望有声有色，有终生的记忆，故谁都要求能有一点印象，用较深刻的节目登台是必然。那么，绍荣这样一个能唱、能弹奏、能伴奏、能指挥的音乐爱好者，自然是同学期盼的承担任务者的主流

之一，他也不推辞，得到了在艺校接触钢琴的机会，他既喜悦，又珍惜。在约半个月的日子里，每天大约能有一个多小时练习弹奏，对于具备了一定音乐功底的人，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必然能获得较快的进展，确实，如果不作很高的要求，他在短短时间取得的进展是应该称赞的，总之，他能够弹钢琴了。同时他也交上了艺校学生为学习上的朋友。那些学生，并不因为他不是专业同学而冷漠，后来还有几个有时爱到他家谈论音乐、交流心得、技艺、抄写歌谱之类。

那几年，绍荣住在舅舅家，还有外公、舅妈、表妹柴勇霞。外公多是在家，常拿着一本《三国演义》，像是不厌其烦地读了许多遍，与我相见后没过几年即病故。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女孩，有时和柴勇霞在一起，我不知道是邻居还是亲戚的孩子。住房在黔灵西路的一个巷道，若从中华北路那头进去，前行不到200米，左转入小巷，再前行约100米，右边有一户落，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坝，老式木房，二层楼，院里还住有几户人家，不知谁家喂有十多只鸡禽，经常在院里行走。其中有一只“九斤黄”，大得出奇，恐怕有十几斤重，体态威风豪迈，但却很温顺，我见了暗暗称奇，曾专门带弟弟去见识那么大的公鸡。沿门再转左，就是他家。他平常在楼上会客读书，休息时就上二楼，二楼上又自己隔出一层，仅有一人高的空间，除去床铺、小桌子之外，不过只空余两平方米左右罢了，倒也安静，我们很少上那儿去。白天不容易找到他，哪儿去了呢？一是打零工，二是进图书馆。当时在省图书馆，他主要是阅读一些歌曲集、乐理、音乐家传记之类，有时抄下一些较成熟的作品，有好几年，日子就是这样度过（后来甚至参加工作后也还挤时间进图书馆），有时连中午他也进图书馆。他找书的次数较多，一次还和管理员拌嘴，那次是中午饭后即进图书馆，到下午4点时，他已经查找过3本书了，读者渐少，他又交上第4张索书条，要求借阅第4本。管理员是名女性，平时不乏耐烦心，不料，这次见了，却皱着眉头说：“今天不早了，只剩1小时就要关门了，你怎么一本又一本来找，还要再找。你找的书都比较冷僻，有时我还得用凳子踮脚上高处找，真麻烦，不找了，改天再来。”绍荣呆了，像是挨别人泼了冷水，因为什么曲子正在兴头上，这下见管理员不耐烦，叹道：“你也是搞音乐的，两年前从黔剧团转来，怎么不照顾我们音乐爱好者一下呢？”女管理员诧异了：“你怎么知道我是黔剧团转来的呢！”绍荣说：“我认识一个搞宣传的女同事，也是前几年缩减剧团时转到厂里来的，有时，我也和她谈谈唱歌问题，她跟我提到过

你。”这下，女管理员似乎想了想，说：“是了，有那么一个演员安排在农机工具厂，我们还熟悉。既然是这样，就请再找一次吧”。女管理员似乎猜测到了些什么，稍停又说：“音乐为业，这条道路不好走，你要有点思想准备，走得通就走，走不通就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自拉自唱倒到也自在。”绍荣见触及了心事，说：“我报考音乐学院落选了，不过，我才20多点岁数，努力一番，我想不会白费的，有音乐寄托，总比那些猜拳酗酒、打斗骂娘的高尚吧！”女管理员不说话了，慢慢向藏书内室走去……从此，绍荣找书就不必再犹豫了。

不久，图书馆停借了，在不能从图书馆借书的日子，仍然能遇上图书管理员。

一天，我无目的地在街上走，遣闷，忽然见绍荣迎面而来。“老胡，你又要去找书么？”“不是，图书馆停借了，我们的青春年华恐怕要靠混日子度过了。”他若有所思，叹道：“高考落选了，高中的课本得搁下了，明年，我要找工作去了，哪怕是临时工、合同工也行，得解决衣食问题，也许在工作中另有学习的机会。”我沉默了一下，如有感悟：“我想练就一种既能学习深造，又有实用价值的本领，但我受到身体各种限制，不能随便找到工作，我想从书法、绘画、写作方面着手想办法。我要狠下功夫——东风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他似有同感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你有这方面的爱好，并且，字写得好，这在单位上还很吃得开，找工作并不难，祝你走好运。”正要离开时，忽见两个青年女子从我们背后超过去。我们认出那是图书管理员。绍荣说：“图书馆没事干，她们多半是在家里打毛线，不太容易见到了。”议论之间，管理员已经走远。此后也很少再碰见她们。回去后不久，绍荣把他的一本笔记给我看，我得以见到一首诗：“从身边走过的女郎，我认得你们，那借书的时光已被封存，读者也不知去向，难道你们还去守着坐凳，不，那里一定是老鼠在叫嚷。偶然相遇，都不打招呼，不问近况，但是否都在祈祷阅览室重新开放，是否我们也有一样的默想？”

“你也学写诗了？”

“我想学写歌词，但不会写，诗要激情，我学写也没有写成，反而是这随便感叹的几句自己读来还觉得可以。”

他这一说，使我想起往事，那还是在学校里，出墙报我写过一首《悼念雷锋》：“松涛护送英雄去，长歌哀悼普通兵，英模事迹人间传，钉子精神万代新。雷锋呵雷锋，平凡出伟大，服务见真诚，豪气随步伐，行动出品行。你

是做人的好榜样，人去音容在，笔记灵魂存，像雷霆响澈，像春雨发生，待看的是种子会发芽，香花益草生根。”绍荣见了说：“适合谱曲，现在我的谱曲水准还一般，待今后有机会时好好谱一曲让人传唱”。但是，这首诗一直搁下来，他却另外谱写过我的几首小诗，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一首有一些人唱过，至今我仅能哼几句歌词。稍停，绍荣若有所思说：“你写的诗不大够用来作歌词，今后希望你能写歌词。”但后来，由于我也要为职业、学业、人际等花费太多的时间，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上面，未能满足绍荣的期待，是一憾事。想起往事，我有些感触，叹道：“现在一天都在为前途和就业担心，我也安不下心来写歌词，还是先为求食和养病的事多放些心思为好，将来再学写歌词，修养、阅历更深刻时才能写出些有意义的歌词来。”“倒也是这样”，他惋惜地回答。

也就是那一段时间，但还早两个月左右时间，绍荣渐多跑贵州艺术学校。去干什么呢？去找艺校学生谈点奏乐之类的事。有一天，在某个同学家相遇，他有声有色地谈到艺校的老师，这一说，几个同学都想去看一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贵州只有这么一所艺术学校，集中的都是艺术方面有成就的艺术人才。绍荣同意带着我们一共六人去看看，于是乘公共车到了艺校下车。我们都基本不认得那些艺术家的样子，绍荣却认得不少，指着某人说那是谁，又指着某人说那是谁，有时绍荣见了就会喊出“某老师”，并投去亲切的眼光，某老师听到问候，就抬起头来，会心地点点头。

我们出来，绍荣又领我们去到钢琴室，正巧没上锁，推开门就进去了，见到钢琴，像是老朋友相逢，不等我们说些什么，他就坐在钢琴面前，按动琴键，奏了一段“语录歌”，待他奏完，我想到《黄河大合唱》，就说道：“你能奏一曲《黄河大合唱》吗？”他没有解释，轻轻哼了“河水奔流向东方，根源万里长”两句，接着手指又在钢琴上跳起舞来，虽然不是很熟练，倒也自然流畅，无错拍，我还是欣赏的。一曲完了，又听得他大吼一声“风在吼，马在叫”，接着就强烈地奏起那段曲子来。我们都不会演奏，但觉得钢琴鸣声很美，我忍不住按了几下琴键，自己都笑了起来。大家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钢琴室，又看了几间教室就离开了，从此，我们再没有去艺校。

后来，由于许多问题围绕：高考无望，自学条件也很不利，社会眼光及议论压力增大了，绍荣渐渐急于寻找工作起来，奔走询问了好几个地方，没谈成，因为他想寻找固定一点的工作，减少奔走的次数，生活稳定些，学

业务也方便些，几番之后真的出现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他的就业出现了戏剧性进展。大约是秋季，陆续有一些招工单位进城设办公室。他在省府路的招待所问到一个招工办公室，我和他去过两次，后来，他又去一次，据他自述，他初去那个办公室探看时，见到办公室桌上有一本歌曲集，随手拿来翻翻，望着办公人员顺口问了问：“同志，你有唱歌兴趣吗？”“我在学。很有意思，唱歌能使人愉快，好的歌曲还能充实信心。”“怎么，你也喜欢唱歌吗？”这一问，绍荣就点头回答起来：“是的，我还会识谱、弹奏。”“那你能不能指点一下。”工作人员眼里闪出欣喜的亮色。绍荣回话说：“我不能当你的老师，但可以作为一个爱好者，学习上的朋友互相鼓励”。接着，他低声哼了几段民歌。节奏的准确，声调的熟练立即把工作人员吸引住了。

“唱得好嘛，真的需要你帮助呀。”就那样结识后，绍荣回家找了几本适合的歌集，作了一些准备，每隔一天，晚上就到那个办公室或住宿房间去。晚上的时间是属于工作人员自己的，能有两个小时听讲解，学唱曲词，也是有效果的，前后约半个多月，招工人员觉得自己有了进步，十分满意，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有才气的年轻人，有正当的爱好，有热心帮助别人的美德，应该帮助他就业。终于，他比较顺利地跨入了贵州农机工具厂。

绍荣进厂后积极出勤，认真工作，努力学习机械原理，操作、绘图之类。我好几次到他那里，桌上都是摆着机械制图，他在认真地描图、计算。他还对我说：“这是工作，唱歌是爱好，这下音乐方面得减轻一些了，工作要紧。”为不耽搁他的时间，我去的次数减少了，但我还是看到他在生活上从不攀比，每月支出仅安顿一下生活，也不吃零食，很少添置衣服，几个月就积了一些钱，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每天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到离家近十多里外的厂址上下班，夜色降临后回家，晚上有时还有几个老同学来坐坐，谈些前程问题。

绍荣就业了，对生活充满了新的信心和希望，也减少了一些叹声和忧虑，同学们也一个个地上单位工作去了，只有我还在家里对病体愁容满面，情绪很低落，但勤学医理及练就文艺功底却更努力，我明白，如果不从医药方面找到一些改善身体状况的方法，是没有出路的（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厌食症），幸运的是当时还不算很严重，多少找到了一些控制及减缓病情的方法，除了自学自专医书之外，我还常常请教医生，较多的是两个老中医，一个是医

学院的李彦师，一个是邮电医院的谢庭春。李彦师是我去看病时在门诊室谈到自己想学医，他说“百病成良医”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相互融洽，我去他家寻访，寻找保健的指点，他允许了，除了介绍一点医书之外，他还对我说：“我是中医世家，祖传已有五代，积上百年经验能治病。可惜我的儿子喜欢无线电，不喜欢学中医，没办法，好在有些学生，还很热心，我得好好带一带，你若愿学医，我可作些指点”。谢廷春是我父亲的同事，听父亲说：老谢的医术是家传的，年轻时即为同事们开方捡药，多有疗效，同事们很信任他，后来省邮电医院要人，就把他调去了。谢医生的女儿对中医却有兴趣，高中后考入省外中医学院，毕业后当了医生，算是后继有人。他来找我的父亲，一次正遇上我也在家，谈了一些中医的事，觉得我有中医古籍的阅读能力，愿意协助我一番，此后，我在门诊室里伴他现场“望闻问切”长达几个月，因其他事等原因中断。我没有走上行医为职业的路，但有所学知识及医书指引，对我和疾病做斗争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绍荣就业之后，比我愉快得多，见面虽然减少，话题却变得多起来了，相见时他会谈到厂里的人事关系，他还谈过某些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觉得车间工作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有好一段时间，星期六到了，他会约上个别爱好者到南明河桥下岸边，说是那里周末常有许多唱歌爱好者练嗓、对唱，他想去听听能否增加一点学习的来源。我仅和他去过一次，当时是四人结伴。那一夜河岸确实聚了不少年轻人，唱歌自在，此起彼落，我听了一阵，出色的没有，大失所望之际，绍荣上前几步，不很大声，却很有劲，哼起“太阳出来啰哎，喜洋洋啰啰啰……”悠长回转的旋律，似乎像长袖舞抛出去打转起落，真有意思，不一会，就有许多少年向我们聚集过来，很多唱歌的也停了下来。熟练、标准，泛音突出，升降自然，听得出来是一个练习有素的年轻人在振嗓、清唱，一曲唱完，有人鼓掌，有人高呼，再来一首。绍荣又唱了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时人群围来渐多，偏偏我是个喜欢坐冷板凳读书绘画的人，见人来多了，反而想走远点，我拉了拉绍荣：“走吧，这些人不会是我们的校友，如果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来纠缠，反而麻烦。”于是他和我们几个人，踏着月光露珠沿岸上了桥来，后来他很少再去。他向我说过：“还是艺校教师领唱的好，能针对难处指点，用嗓、变调、升降，带好学生，我还在做音乐学院梦哩！”我回答说：“我也在做高校文科生梦，系统全面掌握专业知识，那里面有读不完的名著，翻不完的资料，有互相鼓舞、互相

激励的老师、学生，有勤学好问的气氛，有引导指点，而青春短暂，稍纵即逝，我多少渴望青春时代能学到许多知识，练就出色本领，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呀！”他若有所思，低头长叹：“算了，别说了，就这样下去了，高校是没有我们的路子的。”我知道他是担心青春时代过去之后，不可能再有机会考大学，触动了心思。

但绍荣认真工作之余，仍然不丢弃音乐爱好，只因时间受限制，简短一些罢了，因而他的素质仍在积累，技巧仍在提高。他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有艺校学生来找他，他唱了《赞歌》。学生说：“这是我们几个在家乡听到唱得最好的。”绍荣并不骄傲，却止不住对别人发出赞声的喜悦，遇到我时，转说了经过，并对我唱起来，其间首起曲谱是：

1=^bB 宽广、赞颂、节拍自由

但词只有一个“呵”字，连贯几十节拍一气呵成，没一字打顿，没一拍走调，似有一条长绸绕耳朵旋转，我觉得既和谐，又有韵味，点点头说：“不错，不错。”但是不是贵阳唱得最好的业余歌手，我不敢肯定，只是鼓励他：“很有感染力，功夫没有白费，希望你还更有发展。”

此事我记在心上，有一天，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崔权的歌手，他曾考入过文工团，因为曾与我居住在同街，相距只几十米，多次听过他的独唱，中气很足，声色雄浑高昂，演唱毛主席诗词尤见功底，有波澜壮阔之势。遇上了他，我问：“有一个叫莫绍荣的同学，现为工人，他很喜欢唱歌，你听过他唱《赞歌》吗？”“听过。”我又问：“有人说他演唱的《赞歌》，在贵阳业余歌手中，是唱得最好的，是吗？”崔权思索了一下，说：“最好的还谈不上，但还